伊洛淵源節要 三
周濂溪
程明道 上下
程伊川

伊洛淵源錄新增序

聖賢之道達而推行於民則爲善治窮而講明於己則爲正學所謂道統之傳不外是也粤自書契肇興斯道自堯而始大著堯以是傳於舜舜以是傳於禹禹以是傳於湯湯以是傳於文武周公周公沒而是道不行於世天下遂不復知有善治矣孔子以生知大聖而不得位乃與其徒講明是道删述六經遂集群聖之大成而斯道之統以續故論語於篇終詳載堯舜湯武之事蓋以明聖學之所傳實淵源於堯舜也孔子之道惟顔子曾子得之爲最深其後曾子則傳於子思子思復傳於孟子故孟子於七篇之中亦

歷序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蓋亦以明其所傳實
淵源於孔子也孟子沒而其傳遂泯則千載之下不
復知有正學矣至宋濂溪周子始超然獨詣而發其
精微之奥於圖書當其時則有河南二程夫子實得
其學而益擴以廣故子朱子著伊洛淵源錄一編備
載其師友之所講明傳授與其見於言行政事之間
者所以著明其上承孔孟之統下啓關閩之傳其亦
論孟終篇所序之意與南京戶科給事中豐城楊君
方震蚤知慕尚正學其於是錄留意有年矣因其間
有朱子所欲刪改而未之及者稍加更定復采朱子
文集語錄有論及篇內諸賢事迹者各增入本錄之

後。蓋欲使學者一覽而盡得其爲人之實法其所可
法而戒其所可戒其用心亦勤矣哉旣嘗序其顚末
而登於梓復走書謂仲貽曰願丐一言以發明伊洛
之傳俾亦學者門戶路徑明白親切庶幾有補也仲
貽雖窮有志於是而未知其指歸方切望洋之嘆其
奚敢言然嘗觀朱子之答呂成公有曰舊讀程子之
書而未得其要比因誦其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此朱子爲
學者抽關啓鑰要切之言吾黨之士能從事於此而
有得焉則爲聖爲賢皆由於此達則行之以善其治
窮則守之以善其身庶其不負朱子編錄之意矣而

楊君所以期望於後學者意其在此故特舉之以復

其請幷與吾黨有志之士共勗焉

弘治丙辰閏三月庚申校學莆田黃仲昭序

伊洛淵源錄新增序

晦菴先生所編伊洛淵源錄自孟子以來道學宗派具見于此庶嘗觀先生答呂東萊書則其爲錄去取亦例悉有深意而究綱大旨初無遺憾焉者但其間謂呂原明學佛專不必載而卒載之又謂呂晉伯和叔事不當附而卒附之正以錄成而未及於更定耳然此豈惟先生之論庶固有起於是矣因謂先生之爲此錄既有未盡之意不若取先生平日之言有及於伊洛者并以附之庶幾讀者有所折衷而不眩於從違之間也用是輒採先生文集語錄中議論增入各條之下而於晉伯和叔事亦別出之舊題藍田呂

氏兄弟亦潛去之而於寶文宣義正字之上各加呂字徽程張先生兄弟例既成因序其所以至於亦爲入耳出口亦竊欲與吾黨之士勉焉而不敢負大賢編集之意云豊城楊廉序

伊洛淵源錄新增目錄

起居劉安節 永嘉先生
侍講尹焞 和靖先生

卷第十二
學士張繹
殿院馬伸 東平先生
學士侯仲良
著作王蘋 福清先生

卷第十三
文定公胡安國 武夷先生侍講 附五峯召使 籍溪正字

卷第十四
端明王巖叟

承議劉 立之

林 大節

張 閎中

馮 理

鮑 若雨

周 孚先

唐 棣

謝 天申

潘 旻

陳 經正

李 處遯

伊洛淵源録新增目録 畢

嘉定庚辰賜謚
淳祐辛丑上幸学
封汝南伯与程
張朱并從祀

熙宁神宗年号
趙抃
呂公著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一　豐城楊廉錄

濂溪先生 元公 丁巳生 追封道国公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景祐三年）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慶曆四年）移郴（六年）及桂陽令（皇祐二年）用薦者改大理寺丞（至和元年）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嘉祐初）通判虔州事（六年）改永州（四年）權發遣邵州事熙寧（三年）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

六年癸丑

名臣録先生歿葬母至畢曰强疾而来者為葬尒今猶以病污麾旆耶

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六年)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矣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

者也南安獄有囚決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至和初年)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恥也在合州(嘉祐丙申)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

毅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
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己
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
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賓友
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
来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
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
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
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
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
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

皇祐初年

熙寧四年

恤初平孤

名臣錄先生謂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无所必借髮爲李將以設施可澤於斯人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

与子相從於其上
歌詠先王之道云
矣

天聖己巳年十三
志趣高遠濂溪
旧有小橋亭先生
冒釣游其上吟風
弄月 名臣錄

嘉祐丙申至合州
己亥蒲宗孟初見
歎曰世有斯人歟乃
以妹妻之先生初娶
陸氏繼以蒲

熙寧初呂公著聞
名薦之有啓謝之
在官有四方之游
於高先矣一日之雅

朱子曰濂溪在當
時人見其政事精
絕則以為宦業過
人見其有山林之志

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為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為學知道者因與為友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南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初平聽說

王拱辰字君貺

辞君貺拜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一李作風天小畜卦

程子曰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

觀天地生物氣象茂叔謂看一竒草品注不如看一艮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草不除

荀不識誠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及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識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識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

因卓論理

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
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
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官有
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可奔仲農父自作
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
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官弛肩廬阜力不
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
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詩賦皆失本意文字傳誤
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王安石

邢恕和叔敘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息

新增朱子語十二條

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 見答丘子服書

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 見再

定太極通書後序一

先生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歷選諸儒傳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見濂溪祠記下同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太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濂溪之圖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顔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民者

蒙諭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

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測窺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詠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見與江尚書書

通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

賛

化脩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見答何叔京書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見濂溪畫像賛

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知此皆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見答蔡季通書

濂溪請和孔經甫祭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見矣 見語錄下同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骨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盖通書人多忽略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圖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盖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伊洛淵源新增卷第一

嘉定二年賜謚淳
祐初封河南伯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二

明道先生 純公（一作淳）（壬申生 追封豫国公）

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太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

手指得釵

治鄠

辨民藏錢

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

石佛歛光

董役軍法

治上元

上元均田

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鄞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

簡訟

塞塘救民

給米活卒

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佗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覺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

莫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衛吏具則
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
此也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
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
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
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
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
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
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

不敢釋服

捕脯蜴蜥

折黏鳥竿

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敎之使勿爲及罷官餞
答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鄕民子弟不敢畜

洎澤

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
人淳厚先服先生敎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

立五保法

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鄕村遠近爲五
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
廢者責之親戚鄕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
皆有所養諸鄕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
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敎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
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敎之去邑纔十餘
年而服儒服者盖數百人矣鄕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

預知殺人

理財

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歷

禁晉焚屍

授御史

東萊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鄰鄰遂
為佹辯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无
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
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
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
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發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
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
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
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
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
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

召對過午

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某欲常相見爾
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
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
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
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
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
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
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
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

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
公變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
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
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擧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駮
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
之風寖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
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爲之動而言
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
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
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
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

判鎭寧

恭事上官

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罷而後遷刑賞混矣累請得
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
簽書鎭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
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
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
事小未安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
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淸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
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
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
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淸
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

鎭之潰卒

防曺村水

自歸帑納必為亂昉有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納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㨿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曺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曺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决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爾知曺村决則注京城

得木洛事

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御細繩以渡决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大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决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嘗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

神宗稱佳士

治扶溝

禁焚舟

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
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
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
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
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
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
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
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
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
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
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

常擢穀價

貸粟賑飢

挽舟為業且索為惡者自是邑境無挽舟之患畿邑田
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
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
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恩澤是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從錢
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
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
生為政常擢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
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
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發遣
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
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

用故青帳

約盗改行

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盖
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擬縣拔主吏先生言濟
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
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
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
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
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鄠
邑有寃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盗者
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導汝罪盗叩首願自新後數月
復穿窬捕吏及門盗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盗
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

括救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文券以自明皆
不用諸邑已定而拱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俊稅作租
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
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
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
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
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喻司先生
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
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
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
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數千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

論先生學

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覘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

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
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擧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也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
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

教人

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
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
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
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
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
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
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
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
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
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

嚴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
人以趨鄉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
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
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
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
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
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
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
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五
字子一本有三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

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文一本有三大二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 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状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録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状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状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

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有國外物
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男奮不羈於流
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
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
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
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密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
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
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
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
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
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所不犯迄先生去三年

閭編户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
教令為深耻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晋城拒先生去已十
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
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爲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
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賛朝廷則可使臣掇拾
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
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
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
踈入輒削稾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為嘗
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善談大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祈資監當以便養歸
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
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既往實
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
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闕先生
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
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
豈誣我耶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論屈
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日執事安
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
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

汚開訃之曰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没聖學失傳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
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
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閾者蓋鮮況堂奧乎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
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
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道誘掖惟恐其不至故
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
摽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
復萌于胷中大 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

生以祿養族大食色衣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莅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于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瘼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義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

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與先生好友容先人
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
其門戶未世俗薄明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立
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爲最詳先
生終鼈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
號摧裂肝膈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
細一言一行足以爲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
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

以誠爲本

沛國朱光庭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
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
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

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
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
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
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
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
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
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
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脩身愼行
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
之誠孰能與於斯亦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
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

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
判然胸中天地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
權之不失輕重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
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
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
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
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
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
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于
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

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帋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淸以更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夫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如何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眞顏氏之

流黃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凢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為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為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為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吊以為哲人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毋制政下令

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
矯枉育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
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
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
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
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
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
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
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
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淸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

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
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視
民如子惨怛教愛出於至誠見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
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
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
為閒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
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
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
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
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
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知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皃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塞旣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識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防邊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

敎自先生爲破其說使內外動靜道通爲一讀其書可
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
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
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
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
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
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
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
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
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辭
於卑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臣

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顔會同
天御宮嬪童兒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旣言於朝又顧謂
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正意也庸何傷先生曰
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
是時有同在薦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
曰它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識也若伯淳則如美玉然
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
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
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
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謂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
衆始歎服盡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爭之

者葷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淸
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
起居飮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督役雖
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特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
自致力常先期畢事旦 舁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
夫競起姦人乘隙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
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鄂
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
慄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
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薪主簿將發之
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

足下食君之祿非肯為盜焉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孫而遺祖母喪者乃為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以幽之操確乎如石胷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懾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其貧者忘飢寒已仕者忘爵

祿嘗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滞理恩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又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斂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呼孰謂此道

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
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滅而不
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絶而不得聞以章句訓
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
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
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
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
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
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

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
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
容縱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
懇惻弗之措也其自用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
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
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
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
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
容者猶可道也其獨知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
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

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
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
先生弟頤序其所以題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
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
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

時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闡歷古之沉殫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辨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怡

賢哉先生始於孝悌孝篤於親悌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謨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材躬服允

伊川云明道之葬門人朋友以
述道本其所知盖不同而以
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
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天理出來

又云某寫字甚敬非是要字好
只此是學 朱子心銘曰
握管濡毫 一在其中 放意則荒
伸紙行墨 點點畫畫 取姸則惑
必有事焉
神明厥德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

蹈本於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黙識涵暢古今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絶倫夫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亡矣天下悚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見上蔡語録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顯如此顯煞用工夫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見語

州故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
一月

視民如傷

假僕掘桑

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見侯子雜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見文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

二君通易

論安石學

張九成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曰欲觀万物自得意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之意豈庸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経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按龜山語録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新法之行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且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

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却則爲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筭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以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許而去爲賢習以成風

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
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一不干事
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
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
以感動它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艷當時
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
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
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

苟容論使介甫以為有才智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司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宿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

治扶溝法

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
見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
又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
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 見胡氏傳家錄
元豊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顧臨擢開封府推
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
申公上疏畧曰顥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必益
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
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
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

詩貴譎諫

坐如泥塑

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聞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年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見遍聞蒙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

罷闇之豈足以成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 見龜山語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

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善觀者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

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見擊壤集

元豊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旣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立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豊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

兵部曰何不變宗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徒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者從之害未艾也右僕忠直難與議晦叔辭憂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孟未行以疾卒宗孟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 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 見文集然誌文作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或問謂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 見涪陵記善錄

責沈文

冠帶讀文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曾有仲尼而不知聖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顔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 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云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新增

墓誌銘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爲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於程後遂以爲氏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有功太宗朝賜第于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秀爽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强記絶人故戶部侍郎彭公孝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又府境大水諸縣會卒興役皆狼狽失措惟先生所治飲食茇舍無一不具時暑甚役人病多死

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
士當以公之所擧不當問所欲避親嫌叙江寧上元
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盡法民不
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滐訴日不減二三百
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陂塘
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禀
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救民
獲罪所不辭也遽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升遐遺
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贊臺郡官將
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
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

誡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
之道暇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
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
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卹姦僞無所容孤煢老病者責之親黨
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
無剽刼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
物價騰踊歲爲民患先生度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
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減二
三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
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無不可之說

亦不問先時民憚長後鄉鄰往往爲讎先生至乃令民
產厚薄授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農隙講事
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民遂爲精兵所蓄者說
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爲太子中允
擢太子中允擢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
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每後進說
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
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荊公爲
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
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
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福

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
青苗取息提擧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
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荊公雖與先生異論而嘗目
君以忠信言旣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
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
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付之如其妄當賜
顯黜請罪而獲遷矣刑賞矣改差僉書鎭寧軍節度
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丞
怙勢凌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以法昉
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
歸城吏來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先生曰此逃死

自歸休三日而復從曹村決先生方護小吳埽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師可憂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牽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為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師乎吾與爾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决口將合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已木遂橫吳以為至誠所致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滁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還秩特改太常丞其後彗星見有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瀕

河姦民不治生業專以摽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
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一人使引其黨得數十輩
不復根治讐惡分地而晝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姦
不變者自是焚舟之患遂絕畿縣民苦稅重歲常以
赦獲獨免然良農輸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傾民
先生與之約前獲免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恵澤始
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內獨止三
請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飢
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鄰
邑令遽自陳穀且登無可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
陳先生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餓者以濟司農益

怒視貸籍而所貸不肯撽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今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授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縻以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illegible]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釋汝過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自明詔改稅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爲不

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頗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
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棄田則失
業死矣因為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己以害
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可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鄰
邑民犯鹽繫縣獄而追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亭
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
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
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
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
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吊以朝
廷失賢者為恨父珦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

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子三
早卒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舉進士四女
三夭一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
葬于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
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義而卒宅於吾聖人之
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遍論治道
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爲善
於君矣爵祿可捨也爲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
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爲先
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
德退居與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

無違志閨門之内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昌遂得從先生遊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啓告所以為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

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盖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内外大小卑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庶義命可謂兼之矣

廉按韓持國所撰墓誌攷東萊文鑑中今盛傳于世近年休寧程學士編新安文獻志謂程氏家譜實載與篇又云秘閣亦有韓集謂朱子一時求之

賛

未盡至於文鑑所載未嘗言之則學士亦有所遺
矣今以二本參校附錄于此然韓氏雖知尊信先
生而於先生之學術道德未必盡知也後之學者
先觀伊川季先生之行狀次及門人之所敘述而
後及於此誌可也

新增朱子語五條

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
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爲政而上下響
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
事類非常人所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教人靜坐

論靜敬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見明道畫像贊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見答張元德書

廓按靜坐之說明道嘗舉以告上蔡而伊川每見人靜坐亦歎其善學但伊川又謂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字只用敬字則已慮靜之爲有偏矣惟明道他日復謂性靜者可以爲學則夫朱子獨言明道教人靜坐者豈非靜在明道則屢言

之在伊川則雖言之而復不以爲然乎要之明道

言靜即敬字之義伊川恐學者未悟故加別白焉

其後如龜山如豫章如延平一派皆於靜中觀喜

怒哀樂未發氣象而上蔡亦謂多著靜不妨與豈

非明道之教乎至和靖始終一箇敬字做去豈非

伊川之教乎

明道說話渾淪然高學者難看見語錄下同

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

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

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三

嘉定八年賜謚
淳祐初封伊川
伯

伊洛淵源録新增卷第四

伊川先生 正公 癸酉生 追封洛国公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録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録皇祐二年庚寅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

自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
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己亥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
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諸陵記善錄治平熙寧
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案呂
申公家傳云公判大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
大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丙午九
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
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
進取往來大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
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
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

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元豐八年乙丑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洞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

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
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
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
垂學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
風素高聞於天下擬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
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
力行非一月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
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
衆義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
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

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真儒
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
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丙寅
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去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
行全君子之純精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
復起頤而用之頤趍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後又莫不
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
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
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
則所得不獨頤一入而已四海潜光隱德之士皆將相
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

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王巖叟奏去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
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
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
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
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
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
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
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
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當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且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知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案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早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

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
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
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録
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
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
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
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
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
録去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
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
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

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
陶成就聖德今間一日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
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
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
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
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
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
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
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
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

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詐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丁卯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

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
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
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
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悅而不知
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
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
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
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
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
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
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

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着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儼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

語錄一門講罷未退上忽起遶欄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睿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潘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此慈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

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録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見龜山語録或云恐無此事

文潞公嘗與呂汲公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説起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襃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録 王公繫年録 呂申公家傳 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

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飮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蔬饌然以鹿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

僾說曰伊川自主實三代後一人而[illegible]三代後更無三代也然而以天下自任者於[illegible]無所顧[illegible]

上有瘡疹不[illegible]大臣亦不知講官[illegible]

[illegible]

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内翰蘇子瞻因以鄙語譏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

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
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
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
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録又文仲
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
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
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
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晩乃自知爲小人
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案舊録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
新録皆刪之失其實矣又按大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
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

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
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輔聖明臣雖
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
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罷說則所授官不當得戊辰
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庚午正月丁
大中公憂去官七年壬申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
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
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
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
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
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

轍孰政射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齋中入其說故顧不
復得召先生再辭發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
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
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甲戌)哲宗初親政申
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
放歸田里四年(丁丑)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
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
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
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己卯)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庚辰)
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
住制是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

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
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
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
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
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
除乃李邦直范堯夫之意 建中靖國二年壬午五月追所復
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去依舊致仕疑西監供
職不支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癸未四月言者論其本
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已追所
復官又去叙復過優亦未詳 今後著書非毀朝政於是又
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

云詭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丙戌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是門人進曰先

生平日所學正今月要用先生為㾓徵視曰道著用便
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
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
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
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
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
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
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
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
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
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

已從督責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
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
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
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
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易不為狷介
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匈匈以帛裹誦孝經以追薦
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
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
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
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

動聲色若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寺正則盡遍變不
足予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改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
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贍更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
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
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
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
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
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
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復祖宗
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
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概矣

祭文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爲迂也惟尙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爲學也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莫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維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

淸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于禮學者趣
之一作趨之世濟其蓌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眞
死其乃已自其之見一作其旁受教七年于茲含孕化
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若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
兮夫子其戒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
有昔字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冊靑者有七分
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
後將築室于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
本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
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
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

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徵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遺風一奠敬相于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惇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案語錄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畧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
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
超居講筵有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
楊時劉安節許敬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仲幷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絶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説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説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

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
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
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
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
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
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
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見于家庭其辭受
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
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
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

之餞夫東國之黜臣罷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小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鑑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殘帖上曰我惜勤讀書語又并書二子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明道幼名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稚中矣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嘗曰小補之哉

遺事二十一條

王霖公選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預諸子姪使洽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

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曹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 見邵氏見聞錄 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備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正云云 公曰主少非一可為之時也伊川曰一日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 見庭聞雜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言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乎其旁道之以教率之法不從羿且怒

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
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捨羿不恤也顧才非
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
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
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
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
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
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 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
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往潁

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侍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義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吾三謝過而別 見祁寬録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

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

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晉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十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默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順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今都監李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金百星先生不受旣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卽可受渠是時已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 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見邵氏聞見錄下同

與他分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証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

者何侊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
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
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
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
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 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 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
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元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戴紗巾背
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

朱子曰此道更前後聖矣其說姑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曉後來千載乃始得二程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

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見祁寬所錄尹和靖語

新增 朱子語十四條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之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見伊川畫像贊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見答張敬夫書

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
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
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
道所処乃大矣以上事各
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
所守伊川所処往高然
実中人可以跂及条者豈
當以此為法則庶乎無
寡過矣
張栻曰二先生所以教学
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
事盖居敬有力則其底
窮者愈精窮理浸以則
其所居益有如二者実
互相发也
朱子曰伊川晩年文字如
易伝威水滑住
又曰易伝義理精字数
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本
義不相合易本是卜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見答劉子澄書

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
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亦似文
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見
答孫季和書

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
見答何叔京書

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
此字眞是聖學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實用
力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見答董叔重書

笙之玄程先生口說得一理

伊川詩鮮少雅以後甚好又云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跋遺書後曰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見語錄下同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

問明道可比顔子伊川可比孟子曰明道可比顔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

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以年之嚴毅晩年又濟以寬平處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

二程資禀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

二程教學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正是欲無智愚賢不肖皆得力耳又曰此一服藥人人皆可服服之便有效只是自不肯服耳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髙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庵按提掇敬字以教人乃明道伊川指示學者路徑處朱子既曰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復曰二程教學者只說一箇敬字而此乃曰濂溪說無欲伊

川說敬字而獨遺明道何歟盖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皆自伊川發之考之遺書諸凡言敬明道什一伊川什九故朱子此段以言敬歸之伊川也然二先生之道雖不言敬不害其爲同而况於亦言之乎

伊洛淵源錄新增卷第四

明潛州布衣陳真晟家娟微賤父打銀攻業於人無人容於坊公年十三談乃父曰以
業而豪逸賤之功行遂劝乃父令之見玄曲者问其所以曰日餅油二壺盡曰此足為
壽乙之作之曲已書念閩儀有李弟章大悅明日又至閩儀弟子大則秀士才益喜之入
請其師曰今日以備似懸於外以此冥玄之事也師曰昨日之言乃有子弟子也今日孔子之
玄師也公曰自是不同於矣之本無師法十人聽受之本日以餅油二壺為贄何如師曰
諾復曰吾以玄曲代吾父打銀之業由日壽乃專一於本不累吾父飯以安吾之一學備
日仍七玄曲師授之念也年冬大進辛成名後今理本先生得孫氏自授源流嚴密作
之壽乃而身之正記此也 鳩玄